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易培基

清陳書畫大士出海像

陳書、號上元弟子、晚年自號南樓老人、秀水人、太學生堯勳長女、適上舍錢綸光、陳羣母、善花鳥草蟲、筆力老健、渲染妍潤、深得惲格沒骨遺意、間作佛像、子姪從孫之受其法者、亦如四家之宗衛夫人也、內府所藏甚夥、乾隆題爲神品、初上舍家貧好客、夫人典衣鬻以供、嘗賣畫以給、粟米屢空、晏如也、卒年七十有七、

清繡天王像之二

清代外交史料拾遺(續)

(一)道光朝禁煙及其交涉史料

魏元烺奏請將閩洋防範夷船不力之副將都司請旨摘頂勒令赶緊驅逐由

咨呈

兼署閩浙總督鹽政印務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魏爲

咨明事、竊照本兼署部堂現在恭摺具奏暎咭唎國夷船因風漂泊閩洋防範不力之閩安水師副將都司、請旨摘頂、勒令赶緊驅逐、並恭呈起獲夷書一案、除將奏摺夾板專差標弁梁國寶賫送奏事處大人轉進外、所有夷書五本、不能裝入摺匣、相應咨送、爲此咨呈軍機處中堂大人請代爲恭進、須至咨呈者、計咨送夷書五本、右咨呈軍機處中堂大人、道光十二年四月初二日、

(未完)

書無多購者從速其咸豐朝之第一批書本月亦可出版特此通告

交即當如件奉寄不誤品目價格函索即寄

全部四冊價十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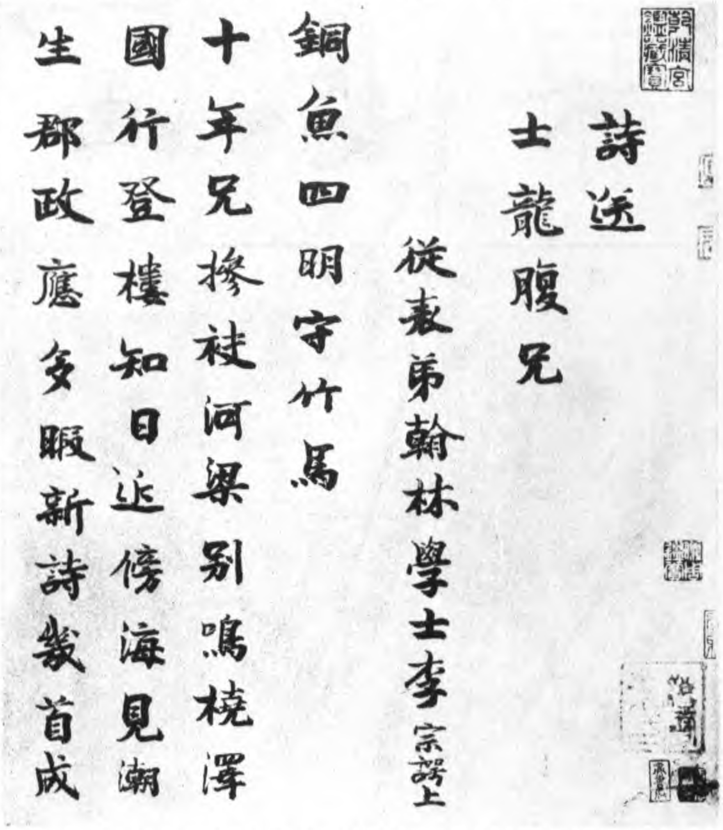
神武門發售室出售

射陽先生存稿選（續）

重刻金陀粹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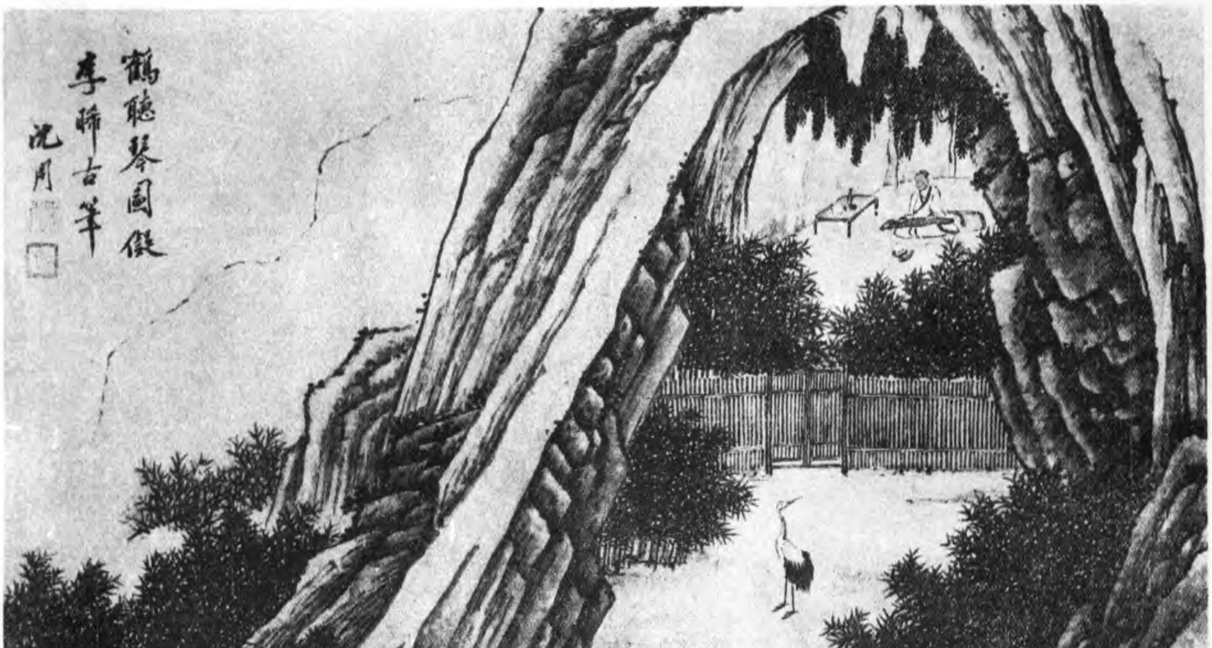
烏乎、武穆岳王之事、豈非萬世之至痛也哉、夫莫辱於犬羊猾夏執中國之二君以去、囚服而不還、莫憤於復讐雪恥之兵、幾掃平賊巢、而中遭姦沮、狠狽而隨能、莫冤於貫天之忠、高世之績、而加之誅死之罪、父子部曲併命而不得辭、烏乎・尙忍言乎、當是時、張俊妬而高宗庸、而秦檜者、金虜之孚也、檜主其謀、俊成其決、而高宗惑焉、王得能全哉、是故軍伍則告奸矣、臺諫則承風矣、棘寺則鍛鍊矣、身命傾矣、家族徙矣、州名改矣、御禮歸左藏矣、何鑄辭仁輔以辭推能官、李若樸何彥猷以辯明削秩、士傴百口不能保、世忠三字奪之柄、最後劉允升仰閣一叩而東市及矣、在檜之心、方且彌縫蓋復、掃除滌蕩、謂天下後世之可掩可欺、而亦孰知理之不可勝哉、神明昭復、積晦洞開、恤典寵章、沛焉畀至、而復再世有人爲一代文儒之雋、顯書細證、憤臆顛天、雖出於私門赴愬迫切之至情、而人莫不以爲大信大公者、蓋天理也、故凡覽斯編者、諒有感於衷焉、烏乎、王之痛、在兒童婦女能言之、似無藉於斯編、而觀斯考核之精、益以見檜謀之無益、姦邪誤國、祇自誤耳、不亦愚甚矣乎、編爲若干卷、浙舊刻於運司、司長壼淙黃公、因其久而敝也、易焉、俾來以徵序、然則是書之梓、固非徒岳氏之家乘、而公之剡之也、亦豈徒浙司之故事已哉、（未完）

宋李宗諤書



（宋人法書之一）

李宗諤、昉子、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第進士、又獻文自薦、眞宗時累拜右諫議大夫、初、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並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尤好勤接士類、獎拔後進、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六卷、預修太祖實錄、續通典、又作家傳談錄、並行於世、



仙羽聽琴　明沈石田畫冊之五（小傳詳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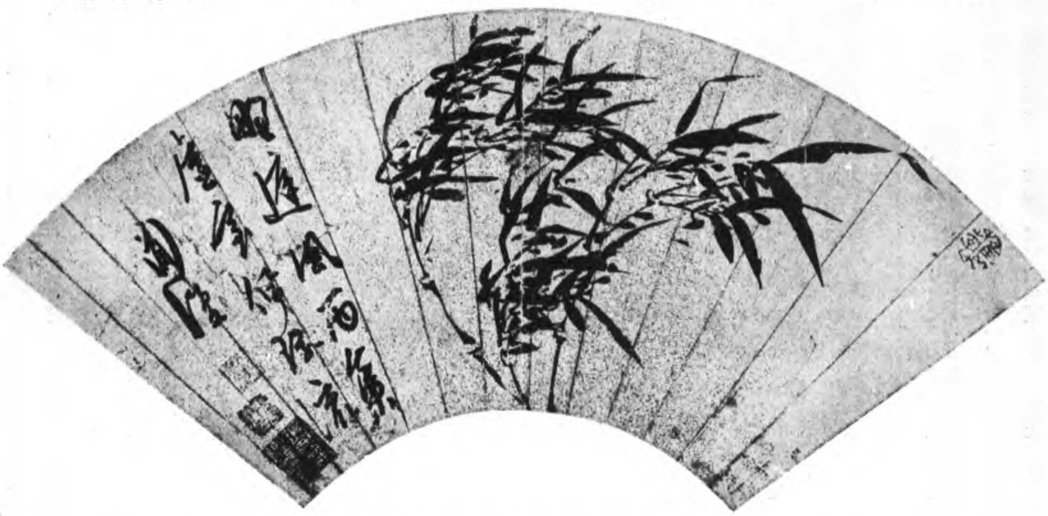
（本市）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一……
……每冊大洋五元故宮博……
本院文獻館出版物品
……故宮交泰殿所藏御用寶璽二十五方乾隆時編爲

繪事雜錄（續）

四友齋叢說（續）

元人之畫、遠出南宋諸人之上、文衡山評趙集賢之畫、以爲唐人品格、倪雲林亦以高尚書與石室先生東坡居士並論、蓋二公

明陳道復風竹扇　（小傳詳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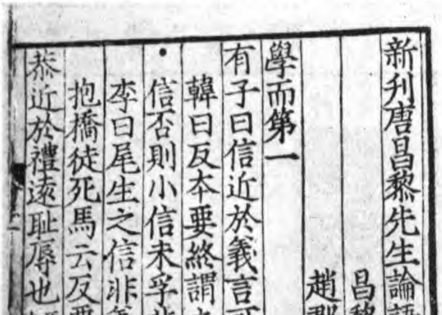


清金廷標拽杖看雲

金廷標、字士揆、鴻子、紹父藝入妙、乾隆南巡、進白描羅漢、供奉內廷、入直數載、卒於京寓、

神韻最高、能洗去南宋院體之習、其次則以黃子久、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爲四大家、蓋子久叔明仲圭皆宗董巨、而雲林專學荊關、黃之蒼古、倪之簡遠、王之秀潤、吳之深邃、四家之畫、其經營位置、氣韻生動、無不畢具、即所謂六法兼備者也、此外如陳惟允、趙善長、馬文璧、陸天遊、徐幼文諸人、其韻亦勝、蓋因此輩皆高人、恥仕胡元、隱居求志、日徜徉於山水之間、故深得其情狀、且從荊關董巨中來、其傳派又正、則安得不遠出前代之上耶、乃知昔人所言、一須人品高、二要師法古、蓋不虛也、衡山評畫、以趙松雪高房山元四大家及沈石田之畫、品格在宋人上、正以其韻勝耳、況古之高人興到即着筆點染、故只是單幅、雖對軸亦少、今京師貴人動輒以數百金買宋人四幅大畫、正山谷所謂以千金購取者、縱眞亦不佳、而況未必眞乎、（接第四版）

宋蜀本新刊唐昌黎先生論語筆解之一頁



新刊唐昌黎先生論語筆解卷第一

昌黎韓　愈

趙郡李　翶

學而第一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馬曰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

韓曰反本要終謂之復言行合宜終復乎

信否則小信未孚非反覆不定之謂

李曰尾生之信非義也若要終合宜必不

抱橋徒死馬云反覆失其旨矣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馬曰恭不合禮非禮也能遠恥辱故近禮

部曲將印之三

鼻　紐

部曲將印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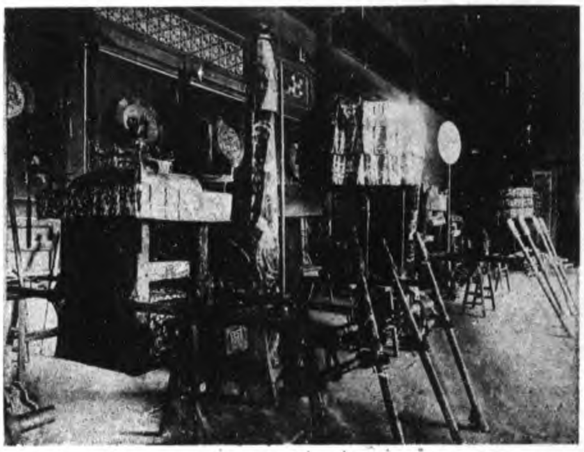
鼻　紐

目
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書局杭州抱經堂
定價
發售處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

元人又有柯丹丘九思、台州人、樣芽竹石、全師東坡、其大樹枝幹、皆以一筆塗抹、不見有痕迹處、蓋逸而不逸、神而不神、盤旋於二者之間、不可得而名、然斷非俗工所能夢見也、

余家有倪雲林所作樹石遠軸、自題云、嘗見常粲佛因地圖山石林木、皆草草而成、迥有出塵之格、而意態畢備、及見高仲器郎中家張符水牛圖、枯柳岸石、亦率意爲之、韻亦殊勝、石室先生東坡居士所作樹石、正得此也、近世惟高尚書能領略之耳、余雖不敏、願彷像其高勝、不敢盤旋於能妙之間、其庶幾所謂自然者乎、

神武門城樓陳列鑾輿之一



夫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種、趙松雪出于李龍眠、李龍眠出於顧愷之、此所謂鐵線描、馬和之馬遠則出于吳道子、此所謂蘭葉描也、其法固自不同、畫山水亦有數家、關仝、荆浩、其一家也、李成、范寬、其一家也、董源、僧巨然、其一家也、至李唐、又一家也、此數家筆力神韻兼備、後之作畫者能宗此數家、便是正脉、若南宋馬遠夏圭、亦是高手、馬人物最勝、其樹石行筆甚遒勁、夏圭善用焦墨、是畫家特出者、然只是院體、

（未完）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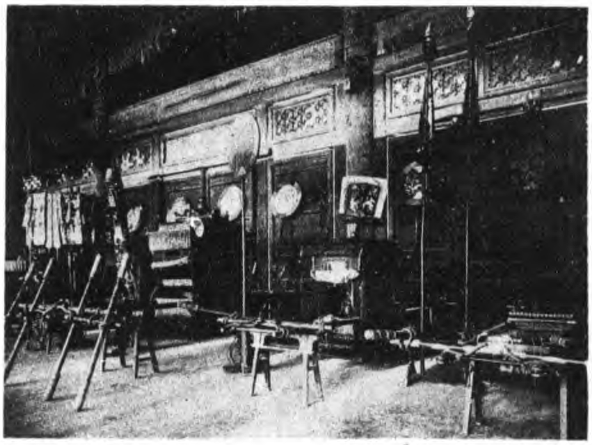
栗亭

才知「咱老子姓張、你也姓張」、不見得一定可以通譜、張作霖並未同溥先生有什麼特別關連、那種御筆一方、壽佛一尊等的拉攏禮物、凡做大官的無不有分、張作霖固常有一分、便是曹錕、吳佩孚都常有一分、（止有段祺瑞、孫文、除近來的燕席各一席外、還不會發見來往一字、）而且長春宮所懸的生日送禮單、曹錕、吳佩孚、張作霖等固有其名、即間至孫潤宇等亦有其名、故正誼書社的本子、如是的污蠛了現世人物、恐駭我們、我們止有怒氣更激昂、這便叫做由恐慌而激昂、

況且那本正誼先生的典謨訓誥、最無禮的、便是蔑視少數攝閣之行動、倘然攝閣爲民國軌外的亂黨、則攝閣應當肆諸市朝、如其認爲一時反正的法團、他所做的便是民國要典、如何能向由他產生的執政府謾罵、何一革命政府沒有便宜行動、即以段祺瑞與馮玉祥兩兩相比、尊段者若曰、段氏功在民國、一上書清室退位、二反對袁世凱稱帝、三制止張勳復辟、四懲拘曹錕於團城、馮玉祥諷使黎元洪去津、事同於上書清室退位也、若笑馮玉祥曾擁曹錕、則段祺瑞曾擁袁世凱、也高明不到幾分、馮玉祥反對曹錕、事同於段祺瑞反對袁世凱、馮玉祥毀了吳佩孚、也抵得段祺瑞毀了張勳、段祺瑞不忍改優待條件、出溥儀於宮外也、因而馮玉祥代而出之、馮玉祥不忍拘曹錕於團城也、因而段祺瑞代而拘之、如其謂彼等之對於私人、尚另有功罪、這是我等所不暇管、至於彼等之對於民國、君子可欺以其方、承認其功罪有如是、故要而言之、如一日馮玉祥代段祺瑞執政、馮玉祥能立出曹錕於團城者、則段祺瑞今日代攝閣、亦不妨立進溥儀於清宮也、倘使馮先生與段先生喜怒隨其恩私而任意、則民國無復餘地、由是而認眞、由是而仇嫉、由是而激昂、曹錕可做李彥青之續、溥儀先生亦或把臂於尼古拉第二、故曰那班耗子、癆蟲、鱷魚、非送他上斷頭台不止、此所謂危哉溥儀先生、

一四、二、一、（未完）

神武門城樓陳列鑾輿之二



本刊第一期至第廿六期合訂本業已出版

裝潢精雅定價每冊一元五角合訂本內所有各期停止零售成書無多並希注意

本院最新出版物

印書無多　購者從速

宋四家墨寶　本刊以前所登宋四家墨寶現用上等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每冊大洋九角

沈石田山水冊　此冊即本刊所登沈石田畫冊現用上等綿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大洋九角

名教罪人　此書清宮原藏外無傳本今用上等連史紙精印定價大洋五角

宋人法書　此冊亦本刊現在逐期所登其中宋人墨迹多爲世人所未見者誠希世珍也剜用上等綿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每冊大洋一元五角

本院影印道光朝夷務始末特價出售廣告
本院古物館精拓吉金墨本出售廣告
故宮月刊